

後漢書

卷五十六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52)	
函號	別	10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後漢書

卷五十六

後漢書卷五十六

銚王祭列傳第十

朱宣城州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後漢書

銚期傳

銚期字次況潁川鄉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衿履有威父猛為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

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

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趣周禮諫僕掌蹕宮中之事鄭

說文趣與蹕同衆皆披靡被普彼反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

至信都以期為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

發房子兵禹以期為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

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

攻拔樂陽彙肥累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彙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累故肥子國也漢

以為縣故城在今彙城縣西南並屬真定國彙音力追反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

鉅鹿下兒音五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

攝憤復戰攝猶也也劉放曰被憤為馬遂大破之王

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

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

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

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趣邪

雅天子得稱警蹕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

也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

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

擊青贖赤眉於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

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苦戰也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

安成侯安城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食邑五千戶時檀鄉

五樓賊入繁陽內黃

繁陽縣名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北

又魏

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

京或作原謀欲相率反鄴城

帝以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部兵擊卓京破

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

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

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

反音翻或以告

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

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

就陸也

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賊之樂即任將母往就弟

使吏送出城熊行求

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

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

行幸魏郡以期為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

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

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諱帝嘗輕與期門近出

前

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日期門

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

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

十年卒

東觀記日期疾病使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慮負

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

帝親臨襚歛贈以衛尉安成侯

印綬諡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為建平侯

建平縣名屬潯

郡故城在今亳州鄴縣西北一名馬頭城

後徙封丹葛陵侯

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鄆陽

也縣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傳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

東觀記曰祖父

為郡決曹掾

漢官儀決曹主罪法事

霸亦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

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

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

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

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為司隸校尉道過

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

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為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史放

按功曹有史耳不當有令字

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

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

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郡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

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

說文曰揄

瘡手相笑也瘡音七丈反瘡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

霸慚懷而還

懷亦慙也音遠

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

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

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遠即詭曰冰

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

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

堅護度也

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

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

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今文尚書曰武王度盟津

白魚躍入王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

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

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

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歛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劄

按文脫衣可言以歛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光武卽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

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而以宮俊爲騎都尉

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富波縣名屬汝南郡在今豫州四年秋帝幸譙

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

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

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靈勒之援戰不甚力爲茂

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

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

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

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

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

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

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

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曰

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
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
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切猶權時
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
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
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為
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
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
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
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

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

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拘猶

也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

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為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

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

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

盧芳將尹由於崞繁時不剋崞與繁時皆縣名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也有崞山

音郭十三年增邑戶更封向侯向縣名屬郡左傳曰

有向城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

苦詔霸將苑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

州飛狐縣北通蔚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堽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

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

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水

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薊縣北益通以運漕也以省陸轉輸

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

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淮陵縣屬臨淮郡永平二年

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軹侯軹縣名屬江夏郡軹音犬符卒

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為黃門郎度卒子款

嗣

祭遵傳 從弟彤

祭遵字弟孫祭音側界反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

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結客

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

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為門下

吏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

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

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之貫猶赦也以為刺姦將

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

諸卿也尋拜為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

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

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城宮等人

箕關箕關解在鄧州傳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曰柏華聚也

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

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屬河

南郡今伊屯結險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

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

得霍陽聚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遵乃分兵擊破降

之明年春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

當王既執歎曰識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

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杜衍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時

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

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

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昱說文玄執豐降

曰玄臂上也玄音古弘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

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

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

曰當死無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

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

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

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

劉向等從天水伐公孫述續漢書曰上幸廣陽城關設

陽命最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

在前辭說解故解故謂解脫事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

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

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

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

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

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

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挑囂事已見馮異傳

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

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黃門署名前書曰是時

千戚以舞也良猶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

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

獨留不卻東觀記曰時遵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距難

糧食不豫其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九年春卒

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

無私財身衣韋絺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緣

採作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

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東觀

記曰

上還幸城門閱過喪車瞻望涕泣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

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

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祝以為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

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

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

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

不名入門不趨前書曰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

絕嗣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人等丹書鐵券傳於無窮前書高祖

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

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廢數百者謂以百數之廢

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放曰按文當作光明

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穎

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

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

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

卓高也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

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德

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

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脩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

西拒隴蜀先登坻上即隴坻上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

難衝兵衝也謂吳漢耿弇等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

吏人不知有軍言不侵擾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

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

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

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午車載喪薄葬洛陽

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為將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

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

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栝若棘長二尺八寸無

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王

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

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諡爵以殊尊卑諡以明善惡臣愚

以為宜因遵薨論叙眾功詳案諡法以禮成之諡法周書之篇

周公制焉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

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

軍陳送葬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

記曰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送葬

諡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

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

乎遵之見思如此東觀記曰上數嗟嘆衛尉鮑期見上

感勸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

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竒而哀之光武
初以遵故拜彤為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
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彤有
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賁令

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

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

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
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
烏桓連和疆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朝廷以為憂益增緣
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為能建
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

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

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

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

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

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

卒終也二

虜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

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

大都護偏何

鮮卑名也

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

復親附其異種滿日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

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

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

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袂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質厚重毅體貌絕眾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為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劉攽曰按文功當作切彤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讐音之涉反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永無兼副顯宗既嘉其

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二匹衣被刀劍下至

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為可屬

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

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尚書太僕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曰至是非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善先後邪自吾得山也十六年使彤以太僕將萬餘

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

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為承

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遐邇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

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
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若汝也皆為身
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
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美
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家
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彤
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
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子
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

過也

條侯周亞夫也為將一軍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

此真將軍也

穰苴齊人也齊景公使為將軍使

後至於

是遂斬苴賈且臨守偏海政移獷俗

反

徵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

也為

偏何請還自効以驗內屬之信至乃卧鼓邊亭滅

烽幽障者

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

年為

一世言承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皆過

也左傳曰不以一眚之故以致感憤

贊曰

日期啓燕門霸冰滹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寇

左邊

廷懷和

後漢書卷五十一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後漢書卷五十一

任李萬邳劉耿列傳第十一

宋宣城太守范滂撰
唐韋懷太子賢註

任光傳 子隗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愛初為鄉

嗇夫郡縣吏 續漢志曰三老游徼郡所署也秩百石掌

善惡為役先後知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命解

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

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

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脩信都功令也

曹阮况五官掾郭唐等續漢志曰五官掾掌署諸曹事同心固守廷掾

持王郎檄東觀記扶柳縣廷掾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

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貝不

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

獨守恐不能全獨守無援故恐之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

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脩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

光曰伯卿今執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力子都兵中

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

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

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

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

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眾從東方來擊

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

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投至也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炬火

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

旬日之間兵眾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迺遣光歸郡

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

兵盧城頭

盧縣名屬太山郡今濟州縣

故號其兵為城頭子路曾自

稱都從事詔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眾至二十餘萬更

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

今萊州。劉放曰。他處復字郡名皆不

言郡太守

詔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為其將

所殺眾推詔為主更始封詔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郡力

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兗界眾有六七萬

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為其部曲所殺餘黨復

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

今兗州瑕丘縣東北有檀鄉

因號為檀鄉檀

鄉渠帥董次仲始起在平

北平縣名屬東郡故城在今博州聊城縣東在音仕疑反

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眾十餘萬建武元年世

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

是歲更封光阿陵侯

阿陵縣名屬涿郡

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

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為南陽太守郭唐至

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

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

續漢志曰羽林

有左右監一人各六百石主左右羽林騎

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

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為將作大匠

前書曰將作少府秦官也

景帝更名將作大匠秩二千石

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

隗廼置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為光祿勳

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
而以沈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
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
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
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持重謂守正也執議不移回邪也隱避也語在袁安
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
徙封西陽侯西陽縣名屬山陽郡也屯卒子勝嗣東觀漢記曰勝字作騰

李忠傳

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黃今萊州縣也故城在縣東南父為高密都

尉臣賢按東觀記編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尉百官志皇子封母國傅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

石職如郡都尉注盜賊高密非郡為都字者誤劉放曰注高密侯按文侯當作國高密實王國不當作侯也

忠元始中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脩

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王莽改信都國曰新郡中咸

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

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時世祖自解

所佩綬以帶忠東觀記曰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解長襦忠更作新袍綉解文小

軍衣鞮而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苦陘縣名屬中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已後

隨代改之今定州唐昌縣是也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

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

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馬色黑而青曰驪

進圍鉅鹿未下王郎

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

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

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

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

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

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

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迺

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

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

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郡鄆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

忠迺還復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

中水縣屬承郡前書音義

日此縣在兩河之間故曰中水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

食邑三千戶其年徵拜

五官中郎將從平龐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

海內新定南方海濱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

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

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

學也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六十者坐五

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於飲酒之禮而孝悌之行立鄭玄注曰春秋以禮會民於

鄉射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

著者五萬餘口

著音直略反

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

遷豫章太守病去官

東觀記曰病溼痺免

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

威嗣威卒子純嗣未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

未平二年坐純母禮殺威弟季

未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奉亭侯純卒

子廣嗣

萬脩傳

萬脩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封造襄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尅而病卒于軍子普嗣

徙封汝氏侯

汝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汝谷水故以徙為名今澤州高平縣也汝音胡消反

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

扶柳縣名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親卒無子國

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脩曾孫豐為曲平亭侯豐卒

子熾嗣未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紹封

脩玄孫恭為門德亭侯

邳彤傳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

和成卒正

東觀漢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也

世祖徇河北

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為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

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

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卽日拜彤爲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卽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爲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
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

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行大司空

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為左

曹侍中前書曰侍中右左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

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

十九年湯卒子某嗣史闕名也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

詔封彤孫音為平亭侯音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

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

臺侯重平縣名屬渤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按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臺者謬也

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

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

因二郡之眾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

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

斯近之矣

劉植傳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

東觀記曰喜作嘉字共仲歆字細君也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

聞世祖從薊還迺開門迎世祖以植為驍騎將軍喜歆

偏將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八

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納郭后后
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廼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
里舍漆園即郭氏所居之里名也。劉放曰按文無故忽有園字蓋本是里字揚擊筑為歡
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為昌城
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為驍騎
將軍封觀津侯觀津縣名故城在今德州舊縣西北喜卒復以歆為驍騎
將軍封浮陽侯浮陽縣名屬渤海郡在浮水之陽今滄州清池縣也喜歆從征伐
皆傳國于後向徙封東武陽侯東武陽縣屬東郡在武水之陽故城在今魏州
華陽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傳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為王莽濟平尹莽改定陶
國曰濟純學於長安因除為納言士王莽法古置納言之官即尚書也每
官皆置士故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
純父艾降還為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
賓客游說者甚眾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廼得見因說
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遭遇也易曰雲奮
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拔猶卒也按音步未反期音莠而德信不
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
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
公羊傳曰力沛然若有餘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姓廼
何休注曰沛有餘優饒貌

卷之五十一 耿純傳

承制拜為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

邯鄲純即謁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

與宅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世祖北至

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東觀記曰王郎舉尊號欲收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

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馬得數十輛歸宋子與從兄訢宿植俱請上所在廬奴言王郎所反之狀世祖

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

餘人續漢書曰皆衣縑襜褕絳衣也老病者皆載木自隨奉迎於育左

曰又如是而嫁將就木焉木謂棺也老病拜純為前將者恐死故載以從軍言縣名故城在冀州

軍封耿鄉侯鄴元注水經曰即水北有耿鄉光武封耿純為侯國俗謂之宜安城其故城在今恒

州棗城縣西南也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

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

心迺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

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

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易曰可以聚人曰財故純引之徒以恩德

懷之是故士眾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

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

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鄣世祖止傳舍鄣

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先覺知將兵逆

與惲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

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眾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

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矢下如雨

也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

彊弩各傳三矢使衝枚間行傳者繞出賊後齊聲呼謀

且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

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

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迺以純族人耿俊為蒲

吾長蒲吾縣名屬常山郡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南悉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即

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初純從攻王郎

墮馬折肩時疾發迺還詣懷宮懷宮河內縣名有離宮焉帝問卿兄

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猶以前

將軍從時真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瘦揚

為主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揚病瘦欲以惑衆與綿

曼賊交通綿曼縣名屬真定國故城在今恒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建武

二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

不內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勞

慰王侯密勅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

騎與副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

真定宗室之出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也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

曰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

後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十一

揚弟林邑侯讓及從兄細

東觀記續漢書細並作紺

各擁兵萬餘人

揚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

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

迺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

揚讓謀未發並封其子復故國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

本吏家子緣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為

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効帝

笑曰卿既治武復欲脩文邪廼拜純為東郡太守時東

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東始

東平太守范荆降進擊太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

居東郡四歲時發千長有罪純案奏圍守之奏未下長

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重憲道過東郡百姓

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

年少被甲胄為軍吏耳治郡迺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

封為東光侯

東光今滄州縣也續漢書曰六年上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

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曰侯前奉

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

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純辭就國帝

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為我幸諸侯就國今亦

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

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
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
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為東郡太守吏民悅
服十三年卒官諡曰成侯子阜嗣植後為輔威將軍封
武邑侯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訢為赤眉將軍封著
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
內侯者三人為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莒鄉侯永平十
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
年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
復封盱弟騰續漢書云封騰高亭侯也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贊曰任邳識幾巖城解扉解扉開也委佗還旅二守焉依委音

於危反委佗音移行貌也旅衆也還旅謂自蒞而還也
二守謂任光為信都太守邳彤為和成太守也左傳曰
平王東遷晉鄭焉依言光武
失軍而南還依任邳以成功純植義發奉兵佐威

後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十一

後漢書卷五十二 朱景王在馬劉傳堅馬列傳第十二
一終

後漢書卷五十二 朱景王在馬劉傳堅馬列傳第十二

朱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朱祐傳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東觀記曰祐傳少孤歸外家

復陽劉氏復陽縣名屬南陽郡往來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

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為護軍前書曰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也

及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為護軍常見親幸舍

康熙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五十二

列傳

一

止於中祐侍讞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

命也日角解在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姦使督姦備

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續漢書曰祐至南緜為賊所傷

上親候以為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位拜為建義大

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堵陽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者音者

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滎陽祐軍敗為奉所獲明年奉破

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

平之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隨縣延岑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

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東陽

在南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

記曰收得所盜茂進擊黃郵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四

年率破姦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

彭圍秦豐於黎丘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

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

駕引還勅祐方略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

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轎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

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

還與騎都尉臧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鄭筑陽三縣賊悉

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眾多受降以克定城

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

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行唐今恒州縣

也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鬲縣名屬平原郡食邑七千三百戶

東觀記曰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

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

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

經典後遂從其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

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王人得無捨

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

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其報厚如此二十四年卒子商嗣商

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兄伯為外孫陰皇后巫蠱

事免為庶人和帝陰后吳房侯陰綱女也為巫蠱事廢永初七年鄧太后紹

封演子冲為鬲侯

景丹傳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

東觀記曰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有

幹事稱遷朝調連率副貳朔調上谷也副貳屬令也更始立遣使者

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為上谷長史王朗起丹與

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奔及寇恂等將兵南歸世祖

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

吾聊應言然王朗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光武聊應然之猶今兩軍遙相戲弄也

何意二郡良為吾來

東觀記曰上在廣阿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問何

等兵丹等對言上谷漁陽兵上曰為誰來乎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恩意甚備方與士大

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主郎將

兒宏等於南繇

兒音五今反

郎兵迎戰漢軍退卻

續漢書曰南繇賊迎

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乘也

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

傷者從橫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

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

將軍孫咸行大司馬眾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

東觀

記曰載讖文曰孫咸征狄也羣臣所推唯吳漢及丹帝

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

勳謂發漁陽兵也

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

苗曾謝躬舊制驃騎

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

前書武帝置大司馬號大將軍驃騎將軍也

乃以

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

丹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

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

前書

武帝謂朱買臣之語

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

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費復偏將軍馮異強弩將軍陳俊

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蕤陽

衆名也解見光

紀武降其衆五萬人會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

時病

東觀記曰丹從上至懷病瘧見上在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病瘧今漢大將軍反病瘧耶使

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

帝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

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

矣丹不敢辭乃力疾拜命將營到郡續漢書曰將營兵西到弘農也十

餘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余吾縣名屬上黨故城在今潞州屯留縣西北尚

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子國絕末初七年鄧太后紹

封苞弟遽為監亭侯

王梁傳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

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

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內

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

祖以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

衛作玄武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帝以野王衛之所徙史記曰衛元君自濮

陽徙於野土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擢拜梁

為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

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帝以其

不奉詔勅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

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

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

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

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

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縣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

在今兗州泗水縣西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

間拔大梁鬻桑前書音義曰鬻桑縣名或曰滅而捕虜

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

從救桃城破龐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

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南尹梁穿渠引穀

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

劾奏之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乃下詔曰梁前將兵征伐

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

迄無成功旅衆也愆過也言衆百姓怨譁談者謹譁諱

也雖蒙寬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為濟南

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阜成屬渤海十四年卒

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

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傳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堅

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樂鄉屬

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

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

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

續漢書曰降其渠帥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敷等

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節拜茂為驃騎大將

軍擊沛郡拔芒

芒縣名也郡國志曰後名臨淮屬沛國

時西防復及迎依

疆五年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疆

奔董憲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

備胡寇

廣武縣名屬太原郡

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

由於繁時

繁時縣名今代州縣也

芳將賈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

戰軍敗引入樓煩城

樓煩縣名屬鴈門郡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崞音郭

時盧

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

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

脩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給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

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

勝等為尹由所略由以為將帥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

敗遂共殺由詣郭涼涼上狀皆封為列侯詔送委輸金

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

涼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鴈門且平芳

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為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右

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

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

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脩侯

脩縣名屬信都

國十五年坐斷兵馬稟縑斷猶割也使軍吏殺人免官削

戶邑定封參議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

與東平王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稱

封茂孫奉為安樂亭侯劉放曰王平是楚王同友者故元坐之誤作東平王東平何嘗

也反

馬成傳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為縣吏世祖徇潁川以

成為安集掾調守郟令郟縣名今汝州縣也及世祖討河北成即

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以成為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

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

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

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應劭

通曰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逮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也進圍

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

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

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平舒屬代郡八年

從征破隗囂以成為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

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尚等破河池遂

平武都河池縣一名仇池屬武都郡今鳳州縣也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

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屯

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

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

橋本名橫橋在今咸陽縣東南河上至安邑前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內

武帝分為左馮翊太原至并陘太原今并州也并陘今屬中山

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

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

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為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

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武谿水在今辰州盧谿縣西

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全椒縣名今就國

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

豐嗣豐卒子女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

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玄孫昌為益陽亭侯

劉隆傳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

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及

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為騎都尉謁歸謁請也謂請假歸也迎妻子

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射犬以為騎都尉與

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元

父侯元父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

憲平遣隆屯田武當武當今均州縣也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

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
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
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
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
史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
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欺也帝
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勅當
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
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
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

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

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

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蠻夷徵側

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趾郡鹿冷縣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禁溪則徵側等所敗

處也其地今岑州新昌縣也鹿音麋冷音零獲其帥徵貳徵側之妹斬首千餘級

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長平縣屬汝南郡及大

司馬吳漢薨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

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前書音義曰稻

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糴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也以列侯奉朝請三十

年定封慎侯慎縣名屬汝南郡也中元二年卒諡曰靖侯子安嗣

傳俊傳

傳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

等東觀記曰傳俊從上迎擊王尋等於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

罷倦甚諸卿寧憊邪以為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遣歸潁川收葬

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

上謁世祖使將潁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即位以俊為侍

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將軍與征南大

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

諡曰威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蕪湖縣名屬丹陽郡建初中遭母

憂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肅

宗怒貶為關內侯竟不賜錢求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

子鐵為高置亭侯

堅鐔傳

堅鐔字子伋東觀記伋作皮潁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祖討

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

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捨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

將軍封潁強侯潁強縣名屬汝南郡潁音於靳反與諸將攻洛陽而朱

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上東門洛陽城

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

戰武庫下

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大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

殺傷甚衆至旦食

乃罷朱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黃平之建武二年與右

將軍萬脩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

太守劉麟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

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

脩病卒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

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

石

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

身被三創以此能全

其衆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以鐔為左曹常從征伐六

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

子雅嗣

馬武傳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

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林中

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為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

為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

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既罷獨與武

登叢臺

故趙王臺也在今路州邯鄲城中

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

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略世祖曰將

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

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為歡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

殿鎮後也音丁殿反言兵敗而鎮其後也進至安定次小廣陽即廣平亭也在今幽州范

陽縣西南以有廣陽國故謂此亭為小廣陽也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

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平谷縣名屬漁陽郡

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靡音縻世祖即位以武為侍中騎都尉封山都

侯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

下成武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

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

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為

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劉放曰按文言武持戟奔擊何能殺數

千人明千是十字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

鄒侯鄒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南鄒音兪將兵北屯下曲陽備

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

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為揚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

臣諸侯謙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

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

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脩整何為不據功曹

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

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闕達敢言

闕達大度也敢言謂言果敢而無所隱也時醉在御前面折回列言其短長

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

回容宥其小失回曲也曲法以容也遠方貢珍甘必先偏賜列侯

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

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

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

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

右輔都尉陳訴將烏桓黎陽營二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營

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亶

與羌戰浩亶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浩音閣亶音門斬首六百級

又戰於洛都谷為羌所敗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都州湟水縣

死者千餘人羌乃率眾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

破之鄜元水經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亭注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在今鄜

州化陰縣東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

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

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顏忠謀反國除永初

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為滂亭侯滂音胡巧反震卒

子側嗣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

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風雲已具稱為佐命亦

各志能之士也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云黃者火

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

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

及霸德王謂周也霸謂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

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史記曰

朋脩齊國之政齊人皆悅事之管子曰管仲寢疾桓公

問之若不可諱政將安移之對曰隰朋可國語云文公

使趙衰為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乃使先軫降自秦

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起猶勃起

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漢嬰雖賜繒者樊噲沛

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樊噲封為舞陽侯灌

侯阿倚也衡平也言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執位

君臣相疑天下依倚而取平也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見殖戮不其然乎蕭

為丞相為人請上林中空地上大怒乃下廷尉械繫之

大怒使陳平即軍中斬噲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韓信

封為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彭

越為梁王呂后令其舍人告越謀反遂夷宗族刑法志

曰夷三族者梟其首殖其骨肉彭越韓信皆受此誅

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自高祖至于

也其中宰輔皆以公侯勳貴為之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縉紳赤也

作搢搢插也謂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世及謂

種勢於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父子相

繼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抱關謂守門者前書曰

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

抱關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

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矯正也違失也枉曲也雖寇鄧

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

請而已鄧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時

以列侯侯食邑二縣奉朝請賈復封膠東侯凡食六縣

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

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格正也若以上法

有害也○劉放曰注於其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橈情

有害也按文少一人字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

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參任謂兼勳賢而任之

故難塞也若逾高祖並不得參任謂兼勳賢而任之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

用功臣則其敝未遠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

也勝否猶可否則就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

分均休咎賈復傳曰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

參議國家大事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

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前書

望見諸將往往偶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而

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郭伋傳曰光武以伋為并州牧帝

賢俊不宜專用南陽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曰興

人也帝深納其言夫崇恩偏授易起私溺之

用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

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

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
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
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後
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柔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大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贊曰帝績思又庸功是存庸勳也言將與帝績有來羣

后捷我戎軒捷勝也謂寇鄧之徒翼佐婉變龍姿偶也言諸將齊景龍飛而舉大功也

同婉變猶親愛也龍姿謂光武也儷齊也

同類

白裝并天陣

王孫天車

魏魏也

贊曰帝懿思又肅也

景亦

順命也

太尉宣赫封卓英

魏魏將軍封隆烈

大臣空交豐封寶編

魏魏將軍封靈封靈瓦

大臣空固封李益

魏門赫操開刻封魏宮

後漢書卷五十三

竇融列傳第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竇融傳

弟子固

曾孫憲

玄孫章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

弟封章武侯

章武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魯縣也

融高祖父宣帝時以

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

軍司馬

張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

東擊翟義還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起

矣以應翟義王邑等被義遂合軍擊以軍功封建武男

明鳴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見前書東觀記續漢書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

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

內脩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匡王莽之子請融為

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歸

長安漢兵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為波水將軍前書音義曰波

水在長安南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融以軍降更始

大司馬趙萌萌以為校尉甚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

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

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

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

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一旦緩急

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絕滅兄弟

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鉅鹿圖出河西圖

也萌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

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和甚得其歡心河

西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前書音義

曰庫姓即倉庫吏後也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張掖都尉史苞三輔決錄注苞

字叔文茂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

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

覆龍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

斗絕絕也前書不自成山斗入海

同心戮力

戮力也

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牽當

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

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

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

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

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

彤為敦煌太守庫鈞為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

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

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脩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

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

赴敵不失期契也

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又

懲創也說文云又亦懲也

稀復侵寇而保

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饑者歸

之不絕融等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

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

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

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

効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

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其土宇與

隴蜀合從

前書音義曰以利合為從以威執相脅曰橫

高可為六國下不失

尉佗

作姓趙真定人也陳勝起作行南

融等於是召豪

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

左傳曰陶

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為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

會即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

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都於豐號

帝姓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自前世博物道術

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

矣前書成帝時谷未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

七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織漢家曆運中

衰當再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以哀帝建

受命矣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

謀立于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

皆近事暴著暴露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

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强號

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

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

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

常欲招之以逼囂迹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

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亦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

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

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

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

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

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日與楚

即楚勝與漢即漢楚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

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

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

亦宜以時定荆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

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

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

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

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王者有分土無

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

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

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

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假借守持一隅以

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

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底裏皆露言無

藏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

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

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

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

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閣行

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虞字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

之甚備尉藉解見隗囂傳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

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

不利之時謂漢遭王莽篡奪也守節不回回邪也承事本朝後遣伯

春囂字也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

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悁恚也

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言違背光武也委成功造難就

委棄也去從義為橫謀去從背山東也為橫通西蜀也百年累之一朝毀

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言囂囂政事者貪

有其功而立此逆謀也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離散

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淮南子曰通於

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數千里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然猶復迷惑矣不南合

子陽則北入文伯耳文伯盧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

救而輕近敵負亦恃也易輕也恃公孫述未見其利也

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

敵大於衆何如言危衆也棄子微功於義何如言違義也且初事

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稽首拜天子禮也禮君南齊答陽之義臣北面答君也

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

留子謂見在之子對伯春故曰留也

自起兵以來轉相

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

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

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病不得遂

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

宋玉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

易得宜實難

左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憂人大過以德取

怨

詩曰不以我為德反以我為讎

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

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

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

世家

景帝子十二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一宗故曰五宗言景帝以竇氏所生而致子孫衆多也

魏其侯列傳

竇嬰太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魏其縣屬琅邪郡

詔報曰每追念

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

出生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

定王景

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

梁孝王景弟也亦竇氏

后所生梁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景帝未立太子酒酣

帝從容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雖竇嬰引卮酒進上

曰天子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

傳

長君竇太后兄也少君太后弟廣國之字也絳灌等以兩人所出微為釋師傳長者有節行者與居長君

不以富貴驕人見前書脩成淑德施及子孫

施延也音羊葭反

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

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

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說文曰曠明也有眸子而無見

廓然光非忠孝慈誠孰能如此說文曰慈謹豈其德薄

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

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相解說而結構以成其姦又京師百

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誇誕妄談令

忠孝失望傳言垂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

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

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

先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

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

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並音

蒲浪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著

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數馳輕

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皆

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報怨殺

人而去郡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融承制拜曾為

武鋒將軍更以辛彤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

西征之先戒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

姑臧姑臧縣名屬武威郡今涼州縣也西河舊事曰被

涼州城昔匈奴故蓋臧城後人音訛名姑臧也

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

西臣融東下士眾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

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

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突門守城之門墨子

曰城百步為一突門也臣融孤弱介在其間杜預注左傳云介猶間也雖承威

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

相資囂執排逆排逆謂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

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

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

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小月氏西域胡國名步騎

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高平今原州

高平有城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猶言儀注也楚將軍飛代

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

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

殊禮拜弟友為奉車都尉從弟士太中大夫遂共進軍

囂眾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麥安

安風四縣四縣並屬廬江郡安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安風本漢六安國及陽泉故

城並在今安豐縣南杜預注左傳曰麥在今安豐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顯親縣故城在今秦遂以次

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梁統為

後漢書卷五十三 列傳 九
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金城太守庫鈞為輔
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東歸悉
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
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
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
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
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
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
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為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
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

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

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

金遷安上之曾孫安上曰碑弟

倫之子遷哀帝時為尚書令

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

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
記誡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
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間求見帝
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
日會見迎詔融口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日者猶往日也故命
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重
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

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

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

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說死曰晏子在東阿乞骸骨以避賢

者之輒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道中

常侍中謁者即其卧内強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内黃公

王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彊女泚陽公

主友子固亦尚光武文滢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

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二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

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皆相與並時自祖

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

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林以罪誅事在西羌傳帝由是數

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田蚡武帝王皇后異父弟也為

丞相構會竇嬰之罪使至誅戮事見前書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

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融在宿衛十餘年年

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十亂

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

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婦家

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

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

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賻送甚厚帝以穆

不能脩尚不能脩整而擁富貴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

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執數出怨望

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勳以泚陽主婿留京師穆坐

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勳亦死洛陽獄久

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

弟嘉為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初為少府及

勳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

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

論曰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拔音步末反

遂蠲蛻王侯之尊蛻音脫以投天際投音天遂蠲蛻王侯之尊蛻音脫

也言去微至貴也蛻音稅終膺卿相之位此則微功趣執之士也及

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

智也言融之心實欲去權貴以帝不納故嘗獨詳味此

子之風度雖經國之術無足多談而進退之禮良可言

矣

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為黃門侍郎續漢書曰給事黃

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原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

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續漢志曰宣帝命

秩比二千石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下又安

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固舊

隨融

在河西曉十五年冬拜為奉車都尉續漢志曰出二以

騎都尉耿忠為副忠字子也謁者僕射耿秉為附馬都尉秦

彭為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

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按湟水東經臨羌縣故

城出西南盧水注之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

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居延塞在今甘

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

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關塞高關山名在朔方北騎都尉來苗護

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

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

自祁連山也今在西州交河縣東北今名祁縣羅漫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

衍王走追至蒲類海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留吏士屯

伊吾廬城伊吾今伊州縣也本匈奴地明帝置宜禾都

城地是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匈奴中來

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

不至沙祁山免為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

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符傳

以屬固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固遂破白山降車

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東觀漢記

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肅宗

即位以公主脩勅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為大鴻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初三年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為光祿勳明年復代馬防為衛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皆累巨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謚曰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

憲字伯度父勳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王主及陰馬

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

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

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反喝音介反或作鳴音烏故反

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

用愈趙高指鹿為馬愈猶差也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

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其踰侈故使更相糾察

也博陰與之子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

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

孤雛腐鼠耳鳥生子而啄者曰雛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

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待中內幹機密幹主也或曰古管字也

出宣詔命肅宗遺詔以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璜並

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

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委隨猶順從也故尊崇之以為太

傅令百官總已以聽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

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

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憲

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睚音語解反眦音仕解反廣雅睚裂也或謂裂眦睚

日貌史記曰范睚睚眦之怨必報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勳獄

憲遂令各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齊殤

中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

萬頭於是溫犗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鞬等八十一部

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乘遂登燕然山去塞三

千餘里刻名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

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

王室寅敬亮信也尚書曰二公弘化寅亮天地登升也翼輔也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孔安國注尚書曰麓錄也納之使大錄萬機也周頌曰惟清緝熙鄭玄注云光明也乃與執金吾

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左傳曰小有述職大有

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螭山

神獸形也史記曰如熊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暨南單

離與螭同該備也詩云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于東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

武長轂四分暨及也元戎兵車也詩云元戎十乘雲輜

蔽路萬有三千餘乘輜車也稱勒以八陣莅以威神法兵

有人玄甲耀日朱旗絳天玄甲鐵甲也前書曰遂陵高

闕下鷄鹿經磧鹵絕大漠沙土曰漠斬溫禺以釁鼓血

尸逐以染鐔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然後四校

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

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

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四校四面之校橫徂

疾也安侯木名冒頓單于頭曼子也區落謂東滅東胡

西走月昆南取樓煩悉收秦所奪匈奴地冒頓子稽粥

王名石稍升孫章之子。劉歆曰按陽營作來弔國憂

場說在齊王傳彼既有子不得益陽明矣

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

懼見幸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屯兵宿

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

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

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

紫綬官屬依司空依準也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

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漢有南北軍中候

見續漢志。劉歆曰注南北軍中候按漢有北軍黎陽

中候耳衍南字又掌臨立營臨當作監立當作五

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

漢官儀曰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

營以諸者監之又曰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及羌胡

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

師子師子其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

于名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鄧禹少子及緣邊

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摺陽塞摺陽

原郡摺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

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呼衍其號因以其後須訾名也

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

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匈奴

漢老上單于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蕩之上以摠高文之宿憤

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

聲高帝被冒頓單于圍於平城七日孝文帝時匈奴寇邊殺太守帝欲自征太后不許拓開也天聲雷震之

茲所謂一勞而久逸誓費而未寧

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上猶至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其

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鑠美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戡

海外勦絕戡整齊也詩云海外有戡復其邈兮巨地界復邈音遠也巨竟也

封神丘兮建隆嵒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碑員熙

帝載兮振萬世熙廣也載事也書曰奮庸熙帝之載憲乃班師而還遣軍

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

後時虜中乖亂汎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

因說宜脩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保其國也宣

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甘泉宮請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也單于喜悅即將

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

禹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

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

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

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

固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

尉續漢志太尉長史千石掾屬二人憲威權震朝廷公卿

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

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

大開倉府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

悉除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二百石無員更直宿衛也是時篤爲衛

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脩第宅窮極工

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

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西漢故事帝舅皆封侯其封憲冠

軍侯邑二萬戶篤鄧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

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待中鄧疊行征西將

軍事為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諸儲王等款居
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
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南匈奴所破
被割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
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
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眾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
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
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
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
壽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漢

三公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為執金吾瓌光祿勳權貴顯赫

傾動京都雖俱驕縱而景為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勢執

侵陵小人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曰緹強

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讎有司

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就

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脩出為魏郡遷潁川太守竇

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克滿朝廷叔父霸為城門校尉

霸弟褒將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為侍中將大夫郎更

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為穰侯疊

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

舉父長樂少府璜太后居長樂宮煇有少府秩二千石皆相交結元舉並

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

與近幸中常侍鄭眾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為

亂忍而未發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

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宮詔執金

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

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

封為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

名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

宗族賓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瓌以素自脩不被

逼迫明年坐粟假貧人粟給也假貧人非徒封羅侯侯家之法故坐焉徙封羅侯

不得臣吏人羅縣屬長沙郡在今岳州湘陰縣東北初竇后之譖梁氏憲

等豫有謀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棠及兄雍雍弟翟並梁竦子也徙九

真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三

年詔諸竇前歸本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

少子章

論曰衛青霍去病資強漢之眾連年以事匈奴國耗太

半矣而猶虜未之勝後世猶傳其良將豈非以身名自

終邪竇憲率羌胡邊雜之師一舉而空朔庭至乃追奔

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銘石負鼎薦告清廟列其功

庸兼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者章未釁以降其實也

降損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惡焉夫二三子得之不過房

惺之間非復搜揚仄陋選舉而登也二三子謂衛霍及

惺之當青病奴僕之時衛青本平陽公主家童所生

恩耳日人奴之生無咎罵者見之曰貴人官至封侯青笑

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吳志諸葛瑾曰失旦何意

裂膏腴享崇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者亦何可支哉

琬琰美玉也楚詞口懷琬琰以為心文計也亦何可計言其多也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

融集與實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甚見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末初中

三輔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外黃縣屬陳留郡城在今汴州雍丘

縣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太僕鄧康鄧

之子禹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

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

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仙府幽經祕錄並皆在焉康

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屬文

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擢章為羽

林郎將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無員常宿衛侍從也遷屯騎都尉章謙虛

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並貴各有賓客多

交構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於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為之辭貴人歿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贊曰惘惘安豐亦稱才雄楚辭曰惘惘款款也王逸注曰志純一也亦猶實也提

契河右奉圖歸忠奉圖者謂既奉外戚圖乃歸於漢也孟孫明邊伐北開

西音先憲實空漢遠兵金山聽笳龍庭鏤石燕然笳胡樂也

老子雖則折鼎王靈以宣鼎三足三公象折足者言其不勝任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後漢書卷五十三終

後漢書卷五十四

馬援列傳第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馬援傳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棧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

服君子孫因為氏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為馬服君

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東觀記曰徙茂陵成德里會稽父

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

陵縣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故援再世不顯祖及父既誅遂懼罪及已謀反伏誅

顯任東觀漢記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况

余員東觀記曰况字長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為二千

石况河南太守余中壘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

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穎川蒲昌乃辭

况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援以况出為河南太守况欲就邊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况

畜牧也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

所好會况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

入廬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糾察囚

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囚留牧畜賓客

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曰過此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

嘗為牧帥令是時員為護苑使者故人賓客皆依援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

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

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

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

及同縣原涉為掾涉字巨先見前書薦之於莽莽以涉為鎮戎

大尹王莽改天水為鎮戎改太守為大尹援為新成大尹莽改漢中為新成也及莽

敗援兄員時為增山連率莽改上郡為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與郡者公為牧侯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

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爵者為尹也

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

傳閭閭也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隆

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

東觀記曰都作答史記曰答布千匹前書音義曰答布

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

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

磬折者屈身如磬之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

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

哺食也史記周公誡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與圖成敗及條

飾邊幅言若布帛脩也如偶人形禮記曰謂為備者不仁

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

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述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見莊子而妄自尊大

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

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

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

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

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

若是東觀記曰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土帝復笑

後漢書卷之五十一 列傳 二二

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立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欵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流猶傳也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闕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很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

狐性多疑故曰狐疑援數以書記責囂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為之容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

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為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軒如軒輕音陟利反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

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
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諱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

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

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

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

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

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

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冀南天水冀

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

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表猶標也言為標

致側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

說游翁王元字也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

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存猶問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

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

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

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

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

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三木者謂桎梏及械

也解見公孫述傳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

也

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

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

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更共

陸陸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

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

也王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榼

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勇兒溺死何傷而拘游

哉游浮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

人大人謂豪傑也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

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

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亦有君臣之義內有朋

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

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義手從族乎萎腰與弱也萎

反乃罪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音於偽反腰音且來君

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

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

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漆勝屬諸將多

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先行貌也

未定也允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

音以林反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

日質定也

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
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
進軍至第一鷲衆大潰九年拜援為太中大夫副來歙
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
屬縣多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
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迺發步騎三千人擊破
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
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疊隘
浩疊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疊名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援與揚武將軍馬
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鈔牙援

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
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
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
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
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塗
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
固其田土肥壤無塊灌漑流通如今羌在湟中湟水名據前書
出金城臨羌縣東至允吾入河今鄯州湟水縣取其名也一名樂都水則為害不休不可
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東觀記曰梁統也令悉還金城

客民金城客人歸者二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為

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日小開導水

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

來和親又武都氏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

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

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

氏道縣氏道縣屬隴西郡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

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

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

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

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志曰郡當邊戍

史據願衰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

乃太守事耳族距不從之貌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

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也請閉城發

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燒虜即曉

狄道長歸守寺舍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良甚也

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援

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

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

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

師數被進見為人美須髮眉目如畫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

眉目容貌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春

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

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

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卷縣名屬河南郡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妖

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

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

皖城皖縣名屬廬江郡今舒州懷寧縣皖音下板反又下管反殺皖侯劉閔自稱南

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趾女

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徵側者鹿泠縣維將之女也姓為朱燕人詩索婁是雄勇也

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怨怒故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

之寇略領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伏

波將軍東觀記曰援上壽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承印四下羊

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

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以扶樂侯劉隆為副扶樂縣名屬九真郡督樓船

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

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刑藤也十八年春軍

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

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

貳傳首洛陽

越志云徵側兵起都麓洛縣及馬援討之奔入金溪穴中二年乃得之

封援

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釀酒勞饗軍士

詩曰釀酒有藇毛萇注云以篚曰釀釀音所宜反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

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

澤車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御款段馬

緩也言形段遲緩也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

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

上霧毒氣重蒸劉放曰采文重當作熏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

也跼跼墮貌也跼音都牒泰牒二反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

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

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

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言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

二縣名並屬九真郡居風今愛州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嶠嶺嶠也爾雅曰山

銳而高曰嶠嶠音渠廟及廣州記曰援奏言西于縣戶

有三萬二千西于縣屬交趾郡故城在今交州龍編縣東也遠界去庭千餘里

庭縣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並屬交趾郡援所過

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

律駁者十餘事駁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

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二十一年秋振旅還京師

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

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式法也裴氏廣州記曰狸獠鑄銅為鼓鼓唯高犬為貴

面闊丈餘初成懸於庭剋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

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

以叩鼓叩竟留遺主人也如龍行地莫如馬

史記平準書曰以為在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

之難皆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

伯樂秦善相馬者也桓寬鹽鐵論曰騏驎負鹽車近世有西河

垂頭於太行之坂見伯樂則噴而長鳴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

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

考之於行事輒有驗効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

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

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

東門姓也鑄作京名也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

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鬚丁氏身

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

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

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唇欲

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鋤鋒則千里

目欲滿而澤腹欲克賺欲小季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

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

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二寸堅如石鞞音居奇反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

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

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

晉望子有善言友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

七郡裁封數百戶漢書曰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

今此言七郡則與前書不同也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

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接曰方今匈奴烏

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

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

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

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

出屯襄國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崗縣也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

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

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

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

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

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

梁伯孫帝婿松尚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為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

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松

也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雖貴何得失其序乎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

不敢對鄭玄曰敬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

尚擊武陵五溪蠻夷麗元注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

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深入軍沒援因

俗雄作熊構作朗無作武在今辰州界

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

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

矍鑠哉是翁也矍鑠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

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

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

索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

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獨惡是耳長者

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明年春軍至臨鄉東觀記曰二月到武陵臨縣也遇

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

初軍次下雋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今辰州沅陵縣雋音字克反有兩道可入

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壺頭山名也在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

山相似神仙多所游從克則塗夷而運遠克縣名屬武陵郡帝

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弃日費糧不

如進壺頭搃其喉咽搃拊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

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

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武陵

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賊每升險鼓

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

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

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

後漢書卷之六十四 列傳 第五十四 耿舒 第五十四

眾佛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言似商胡所至之處

輒停留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弁得書奏之帝

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

卒松宿懷不平以援往受其拜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

息侯印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並余之子也而通輕俠客

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

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

非正法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

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禕申父

母之戒說文曰衿交衽也詩云親結其禕毛萇注云禕婦人之褱也女施衿結禕爾雅曰禕綈也郭璞注曰即今之香纓也儀禮又戒女曰戒之敬之風夜無違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風夜無違宮事也欲使

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

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輕重合宜父喪致客數郡

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為謹

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鶩鴨也効季良不得

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

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寒

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

馬

馬續漢書曰越騎司馬秩千石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

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

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

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

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山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

也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今未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

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

氣久服輕身益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

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

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

犀之有文彩也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昱司徒侯霸之子也皆以章言其

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

畝地彙葬而已裁僅也與纔同彙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彙賓客故人莫

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

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

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

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眾故高祖赦蒯通

而以王禮葬田橫蒯通說韓信昔漢高祖微通至釋不誅田橫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大臣曠然咸不自疑

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並見前書也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

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

章邯為秦將使人請事至咸陽趙高不見有不信之

心使還報邯畏趙高讒之遂降項羽

燕將據聊而不下

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

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聊即今博州聊城縣也

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未規猶下計也詩云巧言如簧類善也

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

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

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

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

囂國計狐疑眾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

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

漏刻授奉詔西使鎮慰邊眾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

如涌泉執如轉規規員也孫子曰戰如轉員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遂救倒懸

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

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

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

無悔吝之心吝猶恨也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

日南九真皆屬交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

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

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

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

觸冒害氣僵死軍事也僵仆也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

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

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

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熟察

之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

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

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

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

讒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言曰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

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詩小雅巷伯篇畀與昊昊天也投與昊天

制其罰也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

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公羊傳曰夏滅

項執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聖王之

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

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

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前書曰彭越為梁王樂布為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

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

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

勃衣方領能矩步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服也矩步

者回旋皆中規矩辭言嫺雅嫺音閑嫺雅猶沈靜也援裁知書見之自失

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

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稟受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

守渭城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及

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

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

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東觀記曰章帝下詔曰告平

建武中以伏波將軍馬援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

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

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字也

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為

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

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

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長者謂豪

俠者也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

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

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是援行軍之司馬也建武

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

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若多通賓客

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鄴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

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張敖為趙王其

相貫高高祖不禮趙王高恥之置人壁中欲害高祖又
任章父宣霍氏女壻坐謀反誅宣帝祠昭帝廟章乃玄
服夜入廟待帝至欲為逆發覺伏誅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

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

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

列將於雲臺雲臺在南宮也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

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

七年援夫人卒乃更脩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

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

卿客卿幼而歧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

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

敏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張儀虞卿故為客卿故聚

名焉事見史記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論曰馬援騰聲二輔遊游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

將懷負鼎之願蓋為干載之遇焉伊尹負鼎以干湯光武與竇融書曰干載

之遇也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謂誠實固梁松王磐呂种等皆如所言也而不能

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居功名之地讒構易興而能免之者

少矣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

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

恕自鑒其情亦明矣見人之謂智自見之謂明以自見之明為見人之用其於物理豈不

乎通

廖寧敬平少以父任為郎

東觀記曰廖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武谿無功卒于師

廖不得

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

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熹為衛尉肅宗甚尊

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

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

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

前書音義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

為首服統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元帝約省故罷之

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

即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也

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

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

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

墨子曰楚靈王好細

腰而國多餓人也

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

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

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

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

自聖性

言儉素約簡后之所安

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

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

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

太宗孝文也玄默為化身衣綈成帝下詔務崇儉約禁

斷綺縠女樂嫁娶葬埋過制唯青綠人所常服不禁哀帝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繪而已成帝以

趙飛燕哀帝以董賢為儉並不終

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

一竟

竟猶也

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

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

神明

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

坐側以當警人夜誦之音警人無目者也古者警師教

乃采詩夜誦夜誦者其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

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執聲名盡心納忠不

屑毀譽王逸注楚詞云屑顧也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

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

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為步兵校尉太

后崩後馬氏失執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

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

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物無也故事也謂死也後詔還廖

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賜賻使者

弔祭王主會喪謚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

子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肅宗即

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

塞羌皆反羌東吾燒當之後也以其父滇吾降漢乃入居塞內故稱保塞拜防行車騎

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

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

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遠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

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

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侯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鄭元注水經云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為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故城在今

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沙州布橋記云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東洮即謂此城

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為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子鉅為常從小侯以小侯故得常從也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為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

中山王田廬

山中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建武三十年徙封中山永平二年就國故以其田廬

賜防也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

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

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

曲度謂曲之節度也

賓客奔湊

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居門下刺

吏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

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勅所以禁遏甚

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

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改

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

傷之其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勿復請

田廬之於京守田廬而思憊過也

以慰朕潯陽之情

潯陽詩秦風也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潯之陽念母之不見也光為

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

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太僕康為侍中及竇憲

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

東觀

記曰奴名玉當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

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

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言迎光喪葬舊瑩詔許之

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

陽防為翟鄉侯租歲限二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

南下濫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

為長水校尉未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東觀記曰余卒時嚴七歲

依姊婿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真為梧安侯相

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

護視也而好擊劍習騎射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劉放曰注其

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

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東觀記曰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因覽百家

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

敦俱歸安陵居鉅下決錄注曰鉅下地名也三輔稱其義行號曰

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

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勅使移居

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闈

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

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

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縣名衛護

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勅嚴過武

庫祭蚩尤武庫掌兵器合一人秩六百石前書音義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今祭之帝親

御阿閣阿曲也觀其士眾時人榮之肅宗即位徵拜侍御

史中丞除子鱣為郎

鱣音時 充反

令勸學省中

勸勉也 前書 王鳳薦班伯

於成帝宜勸學召 見宴昵殿是也

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曰臣聞

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

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

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與郡

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

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

刺史朱鮪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

輒有物故也考按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

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前書

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 續漢書曰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錄

諸州建武十 八年省之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

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

丙吉字少卿魯人 也宣帝時為丞相

據史有罪終無所驗公府 不按吏自吉始也見前書

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

養以崇虛名

罔養猶 依違也

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

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

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

左傳鄭子產諷子 太叔為政之詞也

如此綏御有體矣

皆消矣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鮪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

中郎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申解冤結多見納用
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留太守嚴
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
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
師是時勳女為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
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
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
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勅問使
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
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

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為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
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
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

謂固仇歆
鯁融留續唯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

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算術劉徽九章算
術曰方田第
一粟米第二差分第三少廣第四商功第五順帝時為
均輸第六盈不足第七方經第八句股第九順帝時為

護羌校尉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稜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
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東觀記曰毅張
掖屬國都尉建初中仕郡

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稜行義徵拜謁者章和

元年遷廣陵太守時殺貴民儀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
 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實憲西屯武威校多奉軍費侵
 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多劇賊以校為丹陽
 太守校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
 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已
 流壯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興廖彥之三趣防遂驕陵

左氏傳曰來正考甫三命滋益恭一命而僂
 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懼而走亦莫余敢侮

後漢書卷五十四終

後漢書卷五十四
 卷五十四
 二十六

後漢書卷五十五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卓茂傳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

於長安事博士江生江生魯人江翁也昭帝時為博士號魯詩宗習詩禮及

歷算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

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東觀記曰茂為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行

後漢書卷五十五

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

卓茂傳

一

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
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為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

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

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

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

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密今洛州密縣也勞心諄諄視人

如子諄諄忠謹之貌也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

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部謂所部也茂辟左

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

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

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

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敵

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

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

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

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

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

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

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

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

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東觀記曰守令與茂並居

久之吏人不歸往守命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

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

漢書志曰郡監縣有五部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部有督郵掾以察諸縣也

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王莽攝政置大

司農部丞十三人入部一州勸課農桑今書及東觀記並言六部遷茂為京部丞密人

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為門下掾

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續漢志曰侍中祭酒

掌侍左右顧問應對本有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

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

東觀記曰茂時年七十餘矣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

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

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王子比干紂殺之商容殷賢臣

武王人殷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畢公表商容之間表旌顯也間里門也事見史記今以茂為太

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東觀記續漢書皆作宣德侯賜几杖車馬

衣一襲絮五百斤單複具謂之襲復以茂長子戎為太中大夫

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

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況鄉侯官至大司農况鄉

在琅邪郡不其縣崇卒子琴嗣琴音丑金反琴卒子訢嗣訢卒

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
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
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新都
縣也屬南陽郡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
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卽位求
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
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
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勝
鮑宣事在前書勳事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搃虺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虺
怒也詩曰虺如虺虎斯固倥傯不暇給之日字書曰倥
嬰城言以城自嬰繞多不暇給是也給足也日從事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斷斷猶時已

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
立館何異哉史記燕昭王卽位欲雪齊恥以招賢者得郭隗爲築宮而師事之於是蘊

憤歸道之賓蘊積也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
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怨幸斯道也怨悔曷

其至乎

魯恭傳 弟五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傾公爲楚所
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

父匡王莽時為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匡設六筦之法以窮工商故曰

權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

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公羊傳曰貨財曰賻乃歸

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

魯詩高祖時魯申公詩也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

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

糧皆辭不受問遺也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

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

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聞

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

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

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

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較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

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

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

留之續漢志曰縣置掾史如郡亭長乃慙悔還牛詰獄受罪恭貫不

同貫寬貸也音時夜反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

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

掾肥親往廉之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廉察也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

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

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
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
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

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

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續漢書云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

府即奏上尹以檄勞曰君以名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

安因上

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
王方帝即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
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允異會遭母喪去官吏人思之後
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
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

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

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

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

遭大憂人懷恐懼

章帝崩也

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

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三時秋夏冬也天子出警人蹕和帝章和二年二月即位明年春議擊匈奴帝在諫陰不出故百姓三時不聞

警蹕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

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

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

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

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

上天之祐史記古公脩后稷公劉之業國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人以我故戰

殺國扶老携弱盡復歸於岐下旁國聞之亦多歸附古

公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頌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為太王夫戎狄者四方之

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夷平也肆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無禮也若

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

不絕而已字書曰羈馬絡頭也今邊境無事宜當脩仁

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

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

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易比卦辭也孚誠信也缶土器也王弼注云親乎天

下著信盈缶應者豈一言甘雨滿我之年誠來有我而

道而來故必有他吉也比卦坤下坎上坤為土缶之象也坎為水雨之象也坎在坤上故曰甘雨滿我之缶有誠信則它人

吉已案文此我當為它注甚明夫以德勝人者昌

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

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

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未

十六年實固祭彤耿秉來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呼衍王彤坐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

為庶白山之難不絕如縆白山即天山言彤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彤還下獄同歷

艱危故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永平末年焉耆龜茲

日如縆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

吏士二千餘人

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
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
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
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
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
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
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劉放曰案文恩當作思休罷士卒以順天
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
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
謙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章帝孫子乘王寵相

也和帝改千乘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濰州高苑縣北

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

劫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

說文曰以財相賂曰購

其渠帥

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

博昌尉屬千乘國今青州縣也

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

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

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

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一年代呂蓋為司徒

漢官儀曰呂蓋字君

上苑

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為郎中賜駙馬從駕

駙副也非正所乘皆為副說文曰駙馬副馬也

時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

列朝廷後坐事策免

續漢書曰坐族弟弘農都尉炳事免官也

殤帝即位以

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漢官儀曰鮪字伯元

河東平陽人也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

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

敬若天時若順也尚書堯典曰乃命憂念萬民為崇和

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言順月

事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

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

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月令曰孟夏

俊遂賢良舉長太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

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漢官儀曰司隸校尉

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

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逮及也

及卽追捕之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東觀記

始卦用事始卦異下乾上初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誥

六爻生五月之卦也也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

也易復卦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行者尚止

之況於建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宍

宍散爾雅曰權與始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也萬物皆含胎

長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

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

鄭玄注禮記云申之氣乘之也苦又曰仲夏挺重囚益

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西之氣乘之也八月人

傷於疫大陵之氣為害也大陵星名春夫斷薄刑者謂

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

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

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

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

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

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

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

昏夏之時也謂氣候及星辰昏旦皆夏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

徽號器械而已夏以建寅為正服色犧牲徽號器械皆

正尚赤周以夜半為朔殷以雞鳴為朔夏以平旦為朔

祭天地宗廟曰犧卜得吉日牲微號旌旗之名也器械

禮樂之器及甲兵也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易曰潛龍勿用龍以喻陽氣易乾卦初九爻辭言十一月十二月陽

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照嘘萬物養其根根也而猶盛

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

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坤對象辭也馴順也

顯者猶自履霜而至堅冰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

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

之微定律著令三正三微也前書音義曰言陽氣始施萬物微而未著故曰微一曰天統謂四月

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十二月建寅為正人始

成之端也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

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

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

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

君子以議獄緩死易中孚象詞也稽覽圖中孚十一月卦也可今疑罪使詳

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

以報囚如故事報囚謂奏請報決也後率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

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

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

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言人患學之不習耳若能究習自有鄉里之舉豈待要三公之

辟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

剛直為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

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

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董卓及李傕

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候

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

後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 十一

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
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

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

為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

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司寇刑名也決罪曰

論言奏而論決之前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

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

嘗欲避疾商趙王良之孫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學官謂王

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

大夫卒於嫡室路寢嫡室皆正寢禮喪大記之文死生有命未有逃避

之與也學官傳五帝之道脩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

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不言王以此憚之其後

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

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不在二郡

為人脩通溉灌百姓殷富數薦達幽隱名士續漢書曰薦王龔等

皆備惟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暮後坐稟貧人不實

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續漢志曰秩時六百石無員

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

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

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以愚頑

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
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
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
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
談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
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

飛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
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未悖叙九族
在知人禹曰吁咸若時
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
顯周公箕子之所陳
逸立政二
篇以戒成王箕子為武王陳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易賁
洪範九疇之義並見尚書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云陛下
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為也

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芻蕘亦藉
者也大

叔詩曰詢
手芻蕘也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夫十

三年遷為侍中光武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
將軍鄧騭舉不再遷復為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五
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傳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句音世有禮義霸少喪親

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
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
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

人短言者懷慙請訟遂息末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
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司
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今諸卿
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
為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為光祿大夫末初五年拜長樂
衛尉以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傳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
星官風角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執利之事也隅角也觀四隅之風占之也
帝特為司徒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

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

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

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

長史大將軍梁冀也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

東海王疆曾孫臻之相也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

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

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

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為祭酒處士有道議而在家者見父老慰

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入感德興行日有房

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洛陽宮殿薄云華光殿在華林

園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

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漢官儀曰許訓字季師平與人靈帝頗好學

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

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

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為諺嘗坐客遣蒼頭

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良久也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

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

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志伺當朝會裝

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

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後

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為太尉在職

三年以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策黃巾

逆謀先策謂預知也以事上聞封遠鄉侯六百戶遠音中平二

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諡曰昭列侯

子松嗣官至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款款忠誠也仁感昆蟲愛及胎卵

童兒不捕雉也寬霸臨政亦稱優緩

後漢書卷五十六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後漢書卷五十六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伏湛傳

子隆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別自名學

高為
密王寬傳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前書儒林傳
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五十六

列傳

言別自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

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也

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

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

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糲米也九

五十糲率三十一斛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

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

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

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

任內職幹王也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

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

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

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東時彭寵反於

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

五國五國為西伯受命伐大夷伐密須伐者伐邦伐崇見史記必先詢之同姓然後

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

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

爾臨衝以伐崇庸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梯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侯

倡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

亂而伐之三旬而不

降退脩政而復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
伐之因壘而降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
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與明祖宗出入四
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
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
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因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
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
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充豫
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
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
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

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

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

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

異卿即獲索
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

富平縣名屬
平原郡故城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

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

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

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

時蒸祭高廟

冬祭日
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
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二千六百戶

就國

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

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

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

良哉

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

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

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

平原

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謂湛為隊屬正也

吏人畏

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

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

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

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髻髮厲志

白首不衰

髮謂童子垂髮也

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

光示遠人

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曰有先後先音先見及後音胡豆友

古者選擢諸

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

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

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

柱石之

臣宜居輔弼

柱石承棟梁也前書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

日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

責之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

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

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

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今一郡二

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令則可以湛代頗

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

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吏

日未及就位因譙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

者送喪修塚二子隆翁翁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

東觀記曰晨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為順帝貴

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

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

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

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

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

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

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

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

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作仕郡督郵建武

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

有齊地拜隆為大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

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與兵除亂

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

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
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
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
彫高胡望旗消靡鐵脰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
宗室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
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
遊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
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為古
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詣闕上書獻鰓魚郭璞注曰
蒼云鰓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鰓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
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鰓魚音步角反

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

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

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即拜步為東

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受王爵允

豫未決允音以今反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

今可得為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

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

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

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

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

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援為郎中

侯霸傳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漢官儀曰太子舍人選良家子孫秩二百石霸矜嚴有威容家累

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

春秋為元都講東觀記曰從鍾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

舉霸德行遷隨宰王莽置五威司命將軍又改縣令長曰宰隨縣名屬南陽郡今隨州縣也

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

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執法刺姦王莽傳曰置執法左

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平及王莽之敗霸保

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東觀記曰遣謁者侯盛荆州刺

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暮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

史費遂齋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

重書徵霸

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重
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
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
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
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月令春布德行慶施惠下人故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
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

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漢自高祖以列侯為丞相

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因以為故事 朕披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

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

封諡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

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大司徒

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

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

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

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

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

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後千

乘歐陽歆清河戴涉相代為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
大臣難居相任其後河內蔡茂京兆玉況玉音魏郡馮

勤皆得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以德行化

人遷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於陵縣名屬濟南郡故城在今淄州

張山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傳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

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

王莽時為共工王莽改少府曰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

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

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

封桐邑侯桐音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

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

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

給事中帝每燕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

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

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

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

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

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

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
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
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
者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
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弘曰聞
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
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
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
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
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

諸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

可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

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為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

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

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遼將軍

為東平王蒼曾孫端相也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

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

前在方外仍統軍實仍頻也統領也軍實謂軍之所資也懷柔異類莫匪

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錄乃勳引登九列因病退

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剋而終朝廷愍悼但其愴然

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大雅江漢之詩也古南

召公平淮夷毛萇注云肇謀也敏疾也戎大也功事也祉謂福慶其令將相大夫會葬

加賜錢十萬及其在殯以全素系羔羊之潔焉詩國風日羔羊

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減膳也言卿大夫皆衣羔羊之裘素絲自減膳食從於公事行步委

蛇自子則字元矩為鄆陵令亦有名迹拔同羣章著扶

風法真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

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

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

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遠業謂德禮小數謂名法也故惠公造天

急於鄉射之禮君房人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

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根心者也振發

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以之得謂行道義而得固可貴矣以

之失謂行道義而失亦為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

蔡茂傳郭賀附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

對策陳灾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

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

歸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

是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
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
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
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
殺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重興再隆
天命卽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
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
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繩墨謂章程也斧斤廢而不舉謂刑戮也賈誼曰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
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

顧于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筆當宣受怒之初
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僥逸賓客放
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未申其用以厭遠
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緝叶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
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
園梓棺賻贈甚厚東園署名主作棺也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
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為殿梁也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
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
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

君其補之

三公服哀畫為龍龍首哀哀然故言龍哀詩曰哀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旬月而

茂徵焉乃辟賀為椽質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

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質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

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

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

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至南陽特見嗟歎

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

三公服哀冕黼若斧形黻若兩已相背冕以木為之衣以

帛玄上纁下廣八寸長尺六寸旒謂冕前後所垂玉也天子十二旒上公九旒勅行部去襜帷

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

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

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傳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

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

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

恐子孫之似也

東觀記偃為黎陽令

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

八尺三寸八歲善計

計算術也

初為太守鈹期功曹有高能

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

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

反音幡

勤乃率

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

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事尚書東觀記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然始除

之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

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

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

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

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

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崇

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黃鉞一

下無處所鉞斧也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戒

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

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

侯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

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

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

恩免又為陵轢同列帝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

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

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誠

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

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

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

後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

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

嗣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帝悼惜之使者

弔祠賜東園祕器贈賻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

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平陽主明帝女

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薨無子永元

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

禮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安平公主章帝女也勁薨子卯嗣卯

延光中為侍中薨子留嗣

趙熹傳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

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

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

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自搏猶叩

頭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即

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

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

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栗犢豈

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爾栗言小也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

詣舞陰而李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

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會王

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熹為五威偏將軍
 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創有戰勞
 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赤眉兵所圍迫急
 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
 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
 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
 車身自推之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載容一鹿每道逢賊或欲逼略熹
 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丹水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內鄉
縣西南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塗炭者
臨丹水塗火喻窮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
困之極也

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
 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得意書
 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時江南未宥道路不通以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
東觀記曰勅熹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
路熹白上不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單
 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熹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
 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
 荆州牧奏熹才任理劇詔以為平林侯相攻擊虜賊安
 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
 相豪猾并兼為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

覺卽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
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
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
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
帝追感趙王乃貫出子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
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
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
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銖鋤姦惡後青州大蝗
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
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

遭赤眉出長安皆爲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爲
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
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
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爲久長規
也規謀也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復音伏
徙雲中五原入狄常山居庸間至二十六年復令還雲
中五原東觀記曰草創苟合未有還人蓋熹至此請徙
之令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
封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
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
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

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意乃表奏謁者將護
分止宅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
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
修事不實免修光武子中其冬代竇融為衛尉八年代
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
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意內典宿衛
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
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
為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意疾病帝
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諡曰正侯子代
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
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
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無子
國除

牟融傳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
授大夏侯名勝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
豐令司徒舉為茂才也視事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
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
理狀漢官儀曰范遷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隸校尉

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為大鴻臚十一年
代鮭陽鴻為大司農鮭陽姓也音胡佳反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
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
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
恭為司空恭字叔齊伏湛同產兄子也舉動方重其得大臣節肅宗
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熹為太尉與熹參錄尚書事
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
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
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為郎

韋彪傳

族子義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為丞相祖
實哀帝時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
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學洽聞
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
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
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
宗即位以病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
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嘗
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
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

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中宗宣帝褒顯先勳紀其子孫

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

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

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

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

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寔疏咎在州郡

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

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

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

以為勝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

薄蒼頡篇曰鍛推也鍛鍊成熱也言深文之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論語孔子曰吾

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三代之所以直道而士

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史記曰明其等然其要

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

之彪以世承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二帝光武

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行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

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

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

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百官志曰尚書主知

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

從郎官起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意

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著雖進退舒遲時有

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晉夫捷急之對尚書大

也文帝出上林登虎圈因問上林尉禽獸簿不能對虎

圈晉夫從旁代對響應無窮文帝拜晉夫為上林令張

釋之曰夫終侯東陽侯言事會口不能出口益効此晉夫

喋喋利口急捷哉文帝曰善遂不拜晉夫為上林令

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木質也訥遲鈍也前書曰周勃

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

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

通才譽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輩類也

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

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

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三年春東巡狩以彪

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太醫問病賜

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以

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疾連

上求退君年在耆艾禮記曰七十曰耆五十曰艾不可復以加增恐

職事煩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太子舍人

請中臧府受賜錢二十萬

續漢志曰中臧府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幣帛金錢貨物也

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

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

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

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祖父玄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

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興

令有高名

平興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南縣東北

次兄豹字季明數

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輕好去

就爵位不躋

躋升也

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

宿留乎

宿留待也宿留音力救反

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

旅衆也尚

書曰番番百旅力既愆

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瞽滯疾不堪

久待

眩風疾也瞽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瞽音古亡溝及

選薦之私非所敢當

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議郎義少

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

廣都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

甘陵陳二縣令

甘陵故城在今貝州清河縣西

北陳屬梁國今陳州

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

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

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又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

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為義舉哀

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

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
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有司舉奏加罪帝
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象猶靈
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氏既誅海內多怨欲借
寵時賢以為名假借時賢寵榮以求美名用解怨謗白帝就家拜著東海
相東海王懿相也即東海王疆四代孫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巾幅
既服冠冕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左校
屬將又後妻驕恣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
者恥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尚書曰有能奮庸庶帝之載

兩邦謂湛為平原十八

淮人孺慕徐寇要降

徐寇謂徐舉

司徒弘實體遠仁不忘本

謂不忘禮

憲政多迹彪明理

損牟公簡帝身終上哀

蘇羊公簡帝長孫十一京

同封公實黜袁才不志本

轉

蘇氏即

中蘇氏非平大

封人蘇慕斜家要

轉蘇氏即

